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松鄉集卷

三五

詳校庶吉士臣朱理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檢討臣慮遂

謄錄監生臣張名林

欽定四庫全書

松鄉集卷三

元 任士林 撰

承事郎柳惠考妣墓誌銘

承事郎柳惠貳奉化州事三年且歸將以大德某年某月某甲子合葬考妣於某州某縣某鄉之原墨而謁諸州民任士林以告曰某不天生二歲而孤侍母氏洪之鹿邑凌氏凌氏愛如己出俾冒其姓者三十年母氏病

且沒慟哭以語曰爾河東柳氏子也曾祖考居商水今有其族爾父年來四十輦財沙河之潁河溢知不可免乃以髮挂車上卒溺屍遂不流予號哭七日得其屍迄瘞於商水之南門爾呱呱在疚予悲不能以嬰兒存仲氏日至未亡人之側予嚙指以誓不貳逮兵震山東殺氣蔽野予抱爾以泣曰天乎不惠我孤寡使圖存乎時凌氏居元帥郝公麾下母子賴以苟活今天不乏柳氏祀俾爾有仕進事我死爾其復柳氏姓且啟南門之瘞

以予骨溝而合諸墓不然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重渝也柳氏其謂我何於是母子哭失聲而屬纊不起矣嗚呼痛哉某乃行哭商水求故族拜吾父南門廕中既辟江浙省掾乞改姓柳氏今以考滿入仕為七品且貳民社其敢忘吾母言乎嗚呼以不肖孤累吾母大節以存聖善之德皇天實聞使柳氏祀不墜死同穴以明初心婦道之至隱人子之至痛子其憐而賜之銘予聞而悲曰異哉人事之變乎春秋書事以示懲君子原情而要

禮昔宋范文正公養朱氏祥符八年以朱說上第且登
朝始復范氏姓宗祐之奉事者妣如一柳氏之志視范
氏無越予不得而辭銘銘曰嗚呼父也卒不得其命也
嗚呼子也壯不知其姓也母也天也全其孤以為貞也
溝而合諸墓也范朱說氏以為徵也示人子之痛也尚
於此乎訂也

鄭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鄭氏濮州觀城縣東谷疇人年十六適同縣皇甫

瑞是為皇甫氏冢婦至元六年初籍戶為軍南戍襄陽
皇甫君在行中夫人泣別願功業自愛妾在勿以親老
為憂也夫人髮曲局不膏沐躬勞苦事舅姑晨省夕定
禮如良人稻梁魚鴈必具必恭管蒯蚕絲以詒以肄退
則締練繭緼密縫手熨遠將屯戍不爽寒暑舅姑歲時
每嘆曰嗟予子使不興行役之懷而婦力也連十有一
年移戍京口且從事府帥家間至舅姑坐堂上召夫人
語曰而夫身在軍旅遂參畫諾是歸來有日也爾以壯

年得配未有嗣息爾其往雖有離憂吾志樂也且叔娣
良遂命仲氏以夫人行夫人至軍中卑抑以和膠縈有
度良人言笑有如信誓未幾姑劉氏卒夫人以舅命召
還而子師曾生既以師曾見事舅如姑在益恭及思曾
六歲夫人教讀書早夜或曰南戍遠汝父不得朝夕子
視爾其勤學不負汝也迨師曾年十有一而皇甫君在
杭召師曾侍由是母子相望數千里外夫人以子存亡
不可知病或屢月而師曾亦念母氏之獨留濮也大德

三年春師曾授徒為養六年冬迎夫人來子母相依纔數年爾而夫人以沒哀哉夫人生於丙午八月二十六日大德九年十月二日卒於錢唐客舍享年六十男一即師曾也女一大姐適同縣王氏孫男二杭州驢重喜孫女一嬌嬌以某年某月某甲子歸葬於濮州觀城縣東社楊疇之原祔姑兆也且葬其良人皇甫君語其子師曾曰而母事舅姑盡婦道事余盡妻道其教汝也盡母道敬戒之節獨何愧乎而余之愧獨何尤乎今爾事

母無日而事余長也獨無悲乎蒼蒼者天果孰為之哀乎師曾泣不敢忘狀夫人之行以求銘於余余感母子之情著夫婦之義乃為之銘曰行役勞兮我思其閔尊章具兮我力其瘁子詩書兮我教其遂胡不百年兮以永中棄人有母兮父憐之獨使令子兮終身其悲全以事父兮揚名以為期庶幾有慰兮母氏之思

汴張府君墓誌代趙子昂作

余汴人也不及聞汴父兄往行垂二百年至元十七年

始識汴張好德於杭讀書好古退讓有禮固知汴父兄
之教未衰也然夢寐故鄉踣躅餘息居游固相好也余
既召為夏官入直集賢出貳濟南罷歸復擢汾州既又
聯師儒於外十數年間靡有定役好德才一相鹽筴事
不仕在陋巷情未嘗一日去余大德九年冬十月乃載
拜致辭於余曰先君沒江南且返葬於汴然不得銘墓
上重念先君操行侔古人當天下廣大不屑以仕為意
獨以詩書禮樂之舊散落江南久車笠故交終不以游

故辱言色是固識超於人也而忍沒吾先君乎余聞而哀之曰是固余責也好德兄事余若翁即吾翁死而潛之宜情也耶君諱謙字子讓世居上谷完顏氏既涉河以遷遂為汴人大父某業修躬行尤長老莊故不樂仕進父某以貲入為宣武將軍佩銀符鎮防行營都統君生兵末魁梧有志行孝親弟長履人所難都統府君既沒女弟四人少長并嫁婦奩用將一事望族而奮而構稱在鄉黨晚游江南歷聘遺落屬續之日戒好德曰地

廣趨煩苟得易患爾其慎之言畢而逝君生於戊戌歲十一月某甲子至元二十二年十月某甲子卒於錢唐客舍得年四十有八娶高氏中書省參議明之妹男三人長即好德次好義好善女四人榮適曹希古錦適王氏鸞適行臺中丞程某子仲綿適吳氏孫男三人松居椿居雪居女四人鳳適劉世昌雪適徐氏餘尚幼好德以君卒之歲十二月某甲子奉柩歸葬汴南薰門外龍岡祖墓之原越二十年吳興趙孟頫為之銘銘曰惟不

競也孝友以為政也惟不貲也命義以為貞也懷散亡也乃南適也死返卜也惟汴食也彼肯畜也苗則碩也獲挂挂也耜畷畷也

臨淮府君王公墓誌銘

府君姓王氏諱庭玉字國寶保定路清苑縣人其先完顏氏也高祖太保公四子諱三聖仕金河間路兵馬都總管番譯是為曾祖考祖考諱留幹不仕考諱安住授懷遠大將軍安州刺史歲戌寅臣附尋始譯姓改名安

生子璧次府君也府君生有機略習兵書識吏事仁厚
其天性也在蔡國張公軍中以材勇間已未從攻鄂州
最陞亳州萬戶府長員首領官事蔡公終始一節屈小
就大蔡公終念之凡幕府籌畫必聽無遷事成敗勝負
如龜卜數計至元九年遷河南路統軍司知事受勅牒
成淮蔡壁裏樊城光化凡應機出奇功不在諸將下軍
儲措置士有餘餉從賈統軍詣闕賜衣襖鞍轡弓箭銀
鈔有差改遷招討司經歷佩銀符從獲南渡自丁家洲

與宋孫虎臣遇克之追之龍江磯兵南舟二校自稱太
平州帳下持守臣蠟書詣軍前軍中欲殺人於貨府君
力爭之曰是絕筐迎之心也明日大軍臨其城民以不
降死冤哉況大功未成無以示信乃以二校見受檄而
還太平乃獲全民至今祠之丞相由是知府君兵至建
康令給事中阿里召府君軍中曰建康新附民未知政
宜宣撫之府君曰某少兵間莫諳民事固謝不能丞相
曰好勾當退幕府曰簽事公丞相意也遂受檄充江東

路宣撫司事時元帥唆都左丞廉公以軍興事殷凡郡
政大小府君理之流者集附者歸一郡按堵溧陽既下
行伍間有係累良民婦子為虜者府君出其屬還之十
四年宣授建康路總管府治中丞相曰王治中吾府帥
師也民其理矣十五年陞朝列大夫招信路總管府達
魯花赤佩虎符招信尋改臨淮俾仍舊任佩金符時丞
相方解兵政聞之咨中書省俾仍佩虎符府君固讓於
是首崇教化新廟學治官廨飾使館勸農桑勵風俗整

如師律洽如父兄初淮盜起暴甚俄二男子飲酒臨淮
兵家軍伍張喜踪跡之乃命錄事徐霆逮捕果呂文景
吉二其魁也盡獲其黨一百七十六人殺人二百餘情
得中書省以聞戮者七十人淮內以治先錄司李哇哇
道臨淮過泗州吏誣哇獄既具省府以府君廉明命讞
之府君得其事出之哇得不死御史大夫相威奏江南
廉能官五十人府君在中改授漣海州等處屯田總管
先是上屯田策者偽以墾荒為言官給鈔市牛耕實未

嘗有牛也年輸皮給市數謂以勞死田未嘗收而牛數
市無已也府君不忍欺實白之人或誣公不治世祖皇
帝素聞公長者不報府君遂去官居亳築亭曰養志築
堂曰樂善與清時大儒政樞鉅公以年老歸其鄉及仕
而未擢者賦詩飲酒優游杖履相適也詩書以課子孫
耕植以治生理於是府君老矣大德二年六月某甲子
卒於亳州寓舍遂殯焉卒年七十有五生於甲申歲六
月某甲子娶同郡魏氏錄事之長女先府君十五年卒

於高郵官舍歸葬清苑縣中陽村祖塋之右子二人長曰源侍官建康以卒次淳以父澤授保義校尉杭州等處檢校大使女二人長適江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奧屯履次適管軍總把慶都郎某孫女二長在室次適江南浙西道簽肅政廉訪司事焦昉孫謙孫男一可道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奉柩合窆先夫人之墓淳以狀請銘於句章任士林嗚呼完顏氏亡且百年子孫散落卒為善人忠在朝廷澤在民社人何獨不然顧余乃得銘墓

上淳實知予子可道又從予學銘宜無辭為也遂為銘
銘曰以仁厚為兵兵乃強以仁厚為政政乃成以仁厚
為家子孫其有承匪府君之私抑國之慶過者式馬以
視此銘

慶元路道錄陳君墓誌銘

大德十有一年秋七月六日太極靈妙弘教法師陳君
自上都還京師曰聖天子當御山川鬼神其底寧矣吾
豈復游人間世乎越十有一日遂化於北門之新店其

徒陳世素聞訃至與呂震亨會治終事至大元年集賢院奏以其徒承驛奉柩還葬家山先是教主三真人追念陳君身侍闕庭十有七年際遇三朝寵渥至矣凡上方賜賚一不以私其徒惟授經舊地以乙承甲志死不渝震亨從京師最久必承無以易迨奏聞震亨泣以別三真人且諭之曰死哀生榮在此行也震亨三泣不敢忘明日拜璽書震實副陳君世素遂收陳君之行請銘于句章任士林曰師諱可復字復心雷谷其號也世為

慶元路定海縣人曾祖考祖考皆吉德不世耀師
丰姿夔特神氣以靈年十四從觀妙葆真先生陳君與
真游乃著道士衣冠觀妙實師內觀先生王君師詮內
觀役召鬼神名震一時觀妙出單傳道行江浙至元十
有四年世祖皇帝遣使召見未幾示化師行喪盡弟子
禮不越己乃退習天人性命之學復從先天道山先生
林君某方外五年遂盡得太極諸家之蘊於是內外境
融出入天造而阿持龍集寂在雷聲矣二十有五年戊

子夏郡大旱吏禱不應時中書左丞公旬宣浙東行郡
率長吏迎師即府署禹步斗折雲興燾影火挾令符大
雨隨注既而定海長吏迎師禮有加叱咤之下白龍翔
空乃大雷電以雨明年己丑夏邑象山以旱特聞迎師
如定海長吏請益師一詣壇上雨輒作乃下與吏僚佐
登樓與雨約曰酒起雨止雨果如約不與所至民吏鼓
舞香花幢蓋泣迎歌送仰為神人又明年庚寅有旨尋
訪高道浙西道都提點董君德時首以師應聘越二

年壬辰春三月賜見尋扈從大駕上都夏五月西至灤
陽灤陽早逾月不雨有旨西行祈禱師奏曰臣壇在穀
下西方當有沾足明日西土以雨聞有旨西土既雨宜
令上都滿盈師遂奉槃血盟諸天神立表下漏日中大
雨上都果滿盈逾西都又明日上將幸龍岡旦暴風大
作揚沙走石清蹕慮無命師止之師嘆劍一揮風恬以
息上大悅賜織室紫絨且給大官牲具以祭嗣是凡風
雪雨暘禳必免禱必應凡祝釐聖躬必習吉由是天眷

日深師冲澹素定便蕃恩寵亟拜輒施無餘也逮事成
宗皇帝一德格天悲忱屢著具不一書甲午有旨慶元
路悟真觀住持提點大德元年丁酉春考府君沒於家
師號慕欲絕即上奏乞歸治喪事上賜金帛且遣使館
伴以行秋復入覲天顏溫勞之某年某遂拜宣命慶元
路道錄玄妙觀住持提點玄妙即舊天慶觀也中陳畚
楫之餘且洊更主持規制一廢師首出賜金且戒祗事
者以歲入搏常度三清寶殿興建一新凡棟宇之役有

舉無弛教門實嘉之甲乙之傳遂定有歸奏聞實為本
觀開山師生於宋某年某月年若干弟子道士二其一
陳世素慶元路道判其一呂震亨慶元路道錄其授受
雷法最著者今玄教嗣師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
提點崇文弘道玄德真人吳君其人也次則大都崇真
萬壽宮提點孫益謙夏文永寧國路道錄稽天仁饒州
路道錄董處謙温州路道錄危有成慶元路道判麻文
行世素等將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奉柩葬於某縣某鄉

之原嗚呼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神道之教苟可以上禪
燮理朝廷每優假焉凡師之功宜在史氏顧余乃得銘
墓上師實知余銘固不得辭也銘曰沕沕沕沕乃有鬼
神雷風山澤與定吾真匪曰致役有精惟純是贊燮理
出入天人允也陳君矯矯白雲叱咤之妙澤在生民天
子曰嘉寵渥日新有賚必施以侈上仁與天為徒固厚
厥身珍庭家山有嚴子孫其神已遷其道則存千載之
下視此刻文

故奉直大夫趙公墓誌銘

奉直大夫趙公既葬之二十有二年其孤繼祖狀其歷
官行事乞銘于句章任士林刻石墓上按狀公諱諒字
潤之世居景州東光縣仲薛里今為寧津縣人曾祖諱
某祖諱某父諱璋仕金為定遠大將軍佩銀符歷懷州
都軍指揮使金法七品官子試郡令史公遂習吏事未
試會兵興河朔事定補寧津縣吏公識度宏遠動中事
機朝廷初簽軍民間戶十點二公白長吏曰河北初定

人心危疑衆未可動也下令召募願者充之不旬日得軍數百人寧津以安既而以寧津為分地俾縣擇文吏明達者一人充軍府參佐令以公應遂為軍事參謀數畫奇策出入江漢之間所獲生口全活甚衆陞為天下斷事官經歷中統元年應詔陳言條聞利害宰相奇之為益都路七司縣勸農官時山東弄兵民俗悍戾仕者憚之公受命以行民買犢趨耕力本知勸尋罷勸農官公亦罷明年濟南平山東東路轉運廉訪使司保公為

提領淩州諸軍鄂囉事淩州西迫御河人仰水利公斂
人有差貧富不侵百姓德之俄遷濱棣路諸軍鄂囉總
管府經歷會併濱棣入濟南公亦去職至元二年宣授
奉直大夫太皇寺提舉河渡司初沿邊馬乘憧憧人並
緣盜以資敵故自潼關順陳而下設八提舉司以誠以
察公申令曰嚴伺察日密舟無警棹馬無逸匹凡南謀
潛乘奸民造偽一無以隱其迹迨襄陽久壘亡卒盜騎
獲無幸貨軍前餉運戰艦鎧仗輸無後期論功渡江之

後公宜為多然整暇素定雅歌自適作遠波亭於太皇
寺西營日與碩儒太老騷人墨客賦詩飲酒而申微司
察之政不廢也在政十有二年以至正十三年二月四
日卒于官至元二十四年某月某日歸葬于寧津縣東
孟里先府君之墓兆公生於丙子年二月四日享年六
十有一娶趙氏生子三人長曰榮祖將仕郎臨淮府宣
課提舉司知事仲曰顯祖季曰繼祖進義副尉平江路
長洲縣主簿女八人皆適名族其二側室牛氏是出孫

男五人思忠以公蔭汶上縣稅務大使思賢思誠俱江
浙行省宣使某某幼未仕孫女九人七已嫁二在室魯
孫男四人卓兒鎖兒定兒萬奴魯孫女六人在幼遂為
銘銘曰卓卓趙公惟時之傑審機為精燭事為哲兩河
之間間不容髮天子命公以詢公察盜騎逸卒為奸為
黠號令既明河流活活渡江論功公豈為劣天或嗇之
在政而沒有勞不來有潛未發尚賸後人勗爾名聞

經歷阮公墓誌銘

余客錢塘久與河北學者游行已廉隅私竊聞之至語
養親有曰阮子貞其人時子貞以文無害坐省慕其親
經歷公方無恙晨興問安否退命婦子具甘旨日必易
味且貲奉嬉遊以適其意晚歸視杖屨在堂則喜且拜
間所歷躬奉饌寢定然後去如是歲不懈也余甚敬之
大德八年春余為上虞文學掾而子貞則為邑長於斯
遂拜其親遺像中嘗語余曰余祿不及親非終身之痛
乎又嘗謁予而痛曰余有民社而親在客土其寧乎然

不得銘無以歸葬子幸知我銘在子矣乃狀世出行事
以請余不得辭公諱某姓阮氏字某世陳留人曾祖父
某祖父某襲居順天府以積善聞父某當金亡時跋涉
兵間遷滿城縣買田邢家莊力生務本委心分義正直
不撓鄉人化之卒無仕進意壽六十二以終男四人曰
享曰裕曰瑞公其長也公生敏悟讀書輒識大體迨飾
為吏事確不越矩府史書勞遂專案牘尋遷知事方今
朝廷定銓衡張武烈公時鎮大名檄公充幕以庶幹稱

屢赴省部白事必得請乃歸武烈誓曰苟居中進用必
毋忘爾賢陞順天路工匠府經歷仍權府事燕南部使
者行郡廉其善以聞將俾真授會時更化卒拜勅命管
勾新興鹽場終不就武烈公江南功成上勲勞公名在
剡中力謝曰身不與事而罔功得級吾誰欺乃益自斂
損閱有光華蓋當天下廣大人材捷出吾寧與爭趨乎
遂盡室南遷樂錢唐湖山之勝曰是足以佚吾老矣里
中故人多江南重官日過門問起居公泊如也公天性

簡冲學力超定故仕止有道期不辱志功利滿眼逝不
求多晚年遨遊江南恬養天粹朱衣象笏子仕亦遂天
其未嗇公乎公亦一笑而去不返也公生於甲申歲六
月某甲子大德六年壬寅歲八月某甲子卒於錢唐客
舍壽七十有九娶同郡王氏先公二十八年卒男二人
長惟貞承事郎上虞縣尹子貞其字也次某海鹽州稅
務副使女一適同郡劉氏孫男四人長璫欽山州稅務
都監次珪次璧從余學次未名孫女五人長適蘭溪州

站提領同郡呂繼祖次適同郡王鉉次適高節書院山
長同郡李敬次適福建道宣慰司令史南宮王某次未
嫁曾男孫一曾孫女一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奉柩葬於
保定路滿城縣邢家莊之先營遵志也句章任士林為
之銘銘曰衆馳則遠我控牽兮衆涉兮喧我回筏兮仕
以發身不求達兮罔功得級畏明罰兮公庭有子天未
嗇兮其溉既深將刈獲兮視此銘章世有獲兮

孝子錢府君墓誌銘

大德八年春句章任士林既職教事於古虞氏之邦友人錢真卿狀其先府君之行泣以告曰真卿不肖先君以至孝聞將銘其事以為世訓也持此志二十有六年行遠而重吾親其在子也夫遂相持以泣曰哀哉人子之情乎余走人間十八年不忍以所不樂故遺其親懼潛行之日泯也子乃樂余遺耶府君諱興祖字國材錢氏自忠懿王始居開封禮賢宅無為府君景端君曾祖也閩州府君壽之居弋陽君祖也父節遂家上虞從沙

隨程氏學館雍國虞公之孫曾守富川以盡室行而府君生生有異夢少類成人長事三山陳九達與溫陵張時可辨析理學為畏友事親孝奉母氏尤謹疾二年不愈醫藥且匱膚體不惜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及終貧不能葬孺子泣者五年既葬白鳥千百集墓木上二大鶴巡行墓旁卒百日而後去人以為至孝所感夫孝為行本君蹈其本凡所修慎信可嘉已惜其業之不昌也生於宋嘉定癸酉十一月某甲子卒於

至元己卯十一月某甲子享年六十有七以某年某月
某甲子葬於永豐鄉鳳凰山之原娶申屠氏子男二淳
真卿女二適邢應博嚴漢弼孫男二德晉德明孫女四
銘曰不昌於理而昌於孝匪孝不昌視白鳥之翔過者
式焉孝子之藏

夫人費氏墓誌銘

錢唐張澤之端而好修博而嗜文擇交當世不苟希合
從周應奉趙集賢遊詩法書法以精造聞而又樂與予

追尋古作者聲氣日鐫磨未置也顧予在隱約宜無以翼起之使蚤有譽於時也大德十有一年冬十有二月澤之齊衰滕行謁予西湖之上曰澤之不天母氏終矣日月且莫大人謂澤之曰余途行日迫半九十矣卒不幸失爾母而余在爾固不得久於哀為也爾情而余奪之爾重哀也必求先生銘俾以狀來請無辭銘夫人姓費氏諱某同郡安溪人也曾祖某祖某隱德不著父某仕宋承節郎監安吉州酒稅母唐氏夫人生柔淑性穎

悟總角輦悅在父母側誦論語孟子知大義學李夫人
書習九宮算學既事張氏肖孫鼂勉有相敬戒不違日
上堂奉舅姑飴蜜承歡乃退定省溫清禮加良人迨侍
疾不渝勞劇弗良履行弗憚也既歿且葬良人廬墓上
三年家政日舉弗弛賴以終孝歲時烝嘗必潔必敬宗
姻協比戚單以愉至若口齒日繁伏臘日具一不以累
其良人而鄰里遺問瓊李無虛致也朋賓過從觴豆未
有餘也堂無尊章而姆媪不內接也宅近廛市而服食

常澹如也閨中不聞愠言侍婢不奉怠色而訓語溫溫
惟勵諸子詩禮飾二女德功固其身教然也然而性慧
天通日課梵典若有頃解身未四十不恥喪具歲必一
陳而良人不知也大德十有一年夏五月初得疾外瘍
且祈天曰此非老婦人證也願以他疾終至十有二月
某甲子果不食飲怡然而逝生於宋寶祐丙辰八月某
甲子至元己卯歸張氏享年五十有二以明年正月某
甲子葬於南山之原祔姑兆也男三人長即澤之次濟

之浩之女二人在室孫男二道護道佑夫人且死呼濟
浩前曰汝幼未知至弱未勝事惟伯兄是承以虔事父
天使志業不渝幹有譽用則吾志也良人肖孫哭之哀
余曰是可哀也已遂為銘銘曰澹修靜兮固天性也維
家政兮固婦道之貞也事翁子兮不得終以祇也有令
子兮不得養而已也報而德兮胡爾嗇也匪嗇也天維
令妻之譽而是母之賢兮將不墜於永年以視此銘鐫
也

松鄉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松鄉集卷四

元 任士林 撰

謝翱傳

謝翱者字皋羽閩人也父鑰性至孝喪母行服廬墓終身不仕宋咸淳初翱試進士不中慨然以古文倡作宋祖銃歌鼓吹曲騎吹曲上太常樂工習之人至今傳其詞侑儻有大節嘗布衣杖策參人軍事未幾善哭如唐

衢過姑胥望夫差之臺慟哭終日過勾越行禹穴間北
向哭乘舟至鄞過蛟門登侯濤山感夫子浮桴之嘆則
又哭晚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魂
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喙焉食歌闕
竹石俱碎失聲哭何其情之悲也所知淪沒碧血游空
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裴回
顧盼悲不自已夫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逡巡
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

若翺者章皇山澤惡夫涕之無從也既客浦汭往桐廬
人翕然從翺學所為歌詩其稱小其指大其辭隱其義
顯有風人之餘類唐人之卓卓者尤善叙事有良史材
作南史帝紀二十贊采獨行秦楚之際月表所歷浙東
西州佳山水必有遊記當天下廣大足歷燕魏趙代問
遺事故跡且涉大瀛海外盡識風物鴻濛之初度越子
長矣惜其悲鳴煩促天性固然其亡乎其亡乎士克克
入矍相持解不去憎聞翺翺自若也易曰浚恒貞凶无

攸利歟之謂乎或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屈平非怨者也精神漂散鬼語神詞變而不測歟豈平伍耶初歟無恙時得唐方干舊隱白雲村建炎四年江端友呂居仁朱翌諸賢為文祭臨水之神避地於此歟曰死必葬之作許劍錄追疾革語其妻劉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方鳳果聞訃至與吳思齊馮桂芳方幼學方燾翁衡翁登奉骨如志夫以死生託人不與讟日信矣哉其徒

吳貴買田月泉精舍祠曰晞髮處士歲時奉烝嘗云贊
曰唐宰相董晉為汴州辟韓愈從事愈激知己稱隴西
公而不姓晉死從裴度度乃不引用愈愈作弔田橫文
以著其哀若翱者夫亦橫之客也歟

吳思齊傳

吳思齊者字子善婺永康人其先處之麗水父遂龍川
陳氏自出大父時家焉以父任入官有能聲既老失仕
恂恂為鄉人嫁兄弟之孤無歸者穀其憐之免女欲棄

者棺死無以斂者意洽如也逮貧不悔有寒疾耳輒聲
不聞人事懶不與世接獨娶方鳳閨謝翺睦方燾友善
著老氏闕疑等書晚號全歸子全歸子生穎悟仲父監
丞公天澤器其材卒授所學初父遂仕員外郎當補官謀
庶兄者再監丞公曰毋廢嫡然非其志志在科目自奮
故征商新城日猶樂舉子試中舉攝嘉興令善聽微決
疑語在全歸子自述洪提刑起畏辟置類田吏用事者
言辨此可通籍思齊曰以民怨祿非得也婦翁方饒州

登為人少裁制謀以自近思齊執子壻禮不衰終不就
其有守自立如此賈氏方柄國上將以鹵簿臨其母喪
文侍郎及翁言不可然畏禍中悔思齊以書勗之曰叱
嗟而母婢也公不可默已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出臺為
太府少卿留丞相直堂有勲籍思齊以書正之曰公宅
百揆以貴戚廢公論世誰賴乎其自強敢言如此惟自
強故不以貧屈惟有守故不以勢移屈且移則終始相
渝或虧其中以取售其能以全歸乎或曰人事通塞昔

智今愚常逢其故也何全為是不然茲其所謂全也山林川澤之間引若人以自媚如橫空之參耿耿生白察曙色者有徵惜乎其自閔者深其根於遠者不宏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及觀侯命錄斷自孔曾以下死生瞭然貞矣哉贊曰余識謝翱得其詩以唐杜甫自律翼以二李其傳乎遇方鳳道謝翱已死塋於釣臺之南與方干隱相望言且於邑泣下出所書全歸子自述至曰

天奪炳燭之隣畸窮孤危如鼎一足悲矣夫其以古道自信者夫

烈婦胡氏傳

劉平妻胡氏濱州渤海縣秦臺鄉人也既笄適平生子男三人平從軍有材名至元七年戍棗陽平在行中既戍乃閏月六日平以小車載婦子往時長男不從中男纔七歲小兒在抱未十月胡前挽車平後推之未至棗陽西北百餘里沙河之許日入繫車木下宿焉夜半虎

來噬平臂負之去平號胡徒手從之力掣虎足中男拔
刀室中走以授母胡得刀刺虎肝腸盡出虎始脫平平
尚能言懼他虎來不勝乃捨車扶平挈二子涉河而西
至季陽堡南門叫欲入門者驚懸火下燭見衣血淋漓
猶信為置門下遲明白其將趙侯命戲下卒往致所棄
車載死虎來歸為召醫者視平藥之三日而死於是趙
侯上其事棗陽帥且官納虎皮給鈔十千以瘞平八年
十月胡以二子至自棗陽濱州長吏訊之圖其狀以聞

復其家任子曰嘗讀詩至大夫行役室家憫其勤勞莫
不有自貽伊阻之嘆則胡之從戍也以情及其遇虎而
脫夫也以烈方胡之掣虎而刺刀也知有夫而已兒之
拔刀而授母也知有父而已虎雖暴豈能嚙天倫之衷
哉泰山之哭夫子哀之至矣余讀張維此傳因為序其
事書於後云

自然道士傳

自然道士不知何許人也薛氏或謂系出軒轅夏車正

奚仲成湯左相仲虺之孫薛其先封故云生澹泊有趣
尚自謂義皇上人與儵忽氏鑿混沌有功將第而祿之
適華胥氏事廢而戶外之屨滿矣文王居美里箕子釋
周縛周公東征三年歸孔子自衛反魯講承遠詣直窺
河洛晚侍孔子問禮老聃得自然之道因號自然道士
改自然處士非其志也題所居曰瓦注軒尋號瓦注居
士周茂叔邵堯夫程正叔日游從神領意會與道翁張
遂僦居孤山之上亦號孤山賃房翁蔡少霞山玄卿葛

稚川司馬子微陶貞白相與吐吞明月宴嘯清風時未
嘗不神游崑崙也坐輕泄玄理左遷聽鶴翁而出處去
就之間裕如也志有專業更無定名亦順乎天而已矣
然涉世方長信道方篤名不一更而可定也當無寵辱
之驚乎

真一先生傳

真一先生家姓釀名字伯醇無功鄉人其先秣有國神
農時黃帝既致杵臼之利陳師伐其國秣以俘見帝不

忍播棄封之為太倉令崆峒牟氏聞秣賢有立志以女妻之秣得年喜曰此真吾糟糠妻也生子旨禹會諸侯於塗山有儀狄者以旨進禹味其言甘曰吾子孫必有以是亡國者心疎之然亦不斥絕旨生泛泛生醴醴生盜盜生緹緹生沈仕成周為最盛朝廷宗廟之上咸相推尊下至比閭族黨升降酬酢莫不有禮遭春秋歷戰國子孫以詐得幸諸侯獨商以清德聞齊威王時淳于髡以滑稽受上賞而商去矣暨至秦漢商之族通顯然

官不過主爵都尉先生其脩也晉桓大司馬辟先生為
青州從事志不屑雅與阮宣畢卓劉伶阮籍之徒為忘
形之交義熙間先生抱甕自閉不希薦引會五柳先生
陶元亮棄官歸柴桑與先生交驩凡戚欣歌哭平險逆
順之塗必揖先生商之元亮沉浸釀郁先生亦風流醞
藉莫逆於心元亮嘗坐東籬下望先生不來唇焦肺渴
心甚苦之會王江州遣白衣人送先生至元亮為之傾倒
殆盡先生時枕藉糟中為浮蛆所困元亮脫葛巾手自

引撥笑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其愛嗜如此元
亮晚年多感山陽下國之事令人酸心遂有瓶罌壘耻
之憂失笑相顧舉口見疑作詩戒止思與先生絕交先
生仰天耳熱撫缶而歌烏烏曰知我者陶先生乎罪我
者陶先生乎退而守口如瓶不求俎豆賢人之列著書
子壺子以自娛後趙郡蘇軾追尊之曰真一先生太史
公曰家氏散居天下而釀以醇和稱大白若辱不沽市
井之譽其聖之清者歟自義叔和叔以來愛嗜釀者甚

衆惟晉陶元明最為浹洽然而酹酢之情不能白首君
子惜之彌子之賢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
憎之至變也釀之於淵明亦愛憎之至變歟世之所謂
醇酎交者可不慎哉

壽光先生傳

壽光先生古鑑者西蜀人父同嘗輸作尚方其母范氏
夢明月入懷同曰此奇徵也吾為爾成之後遇祝融氏
爐中得煉養術神光滿室彌月不散果生鑑鑑生未有

識察會負局仙人從代來見鑑奇曰此不迎不將應物而不藏者乎命以金膏塗頂玉水洗胸鑑遂光明善照人無妍醜皆愛鑑鑑亦不少假借毫髮無隱對之者衣冠必肅武帝初待詔建章宮帝將御冕旒朝羣臣召鑑侍帝改容臨之賜錦綉玉匣進為玉臺郎時方置大長秋以鑑賜貴人陳氏陳氏得鑑益自修飾儀容絕世遂冊陳氏為皇后后受冊已謝曰妾待罪後宮不能自媚陛下以鑑賜妾妾膏沐必對鑑令妾以色承恩鑑之力

也乞封鑑如儀迺封鑑容成侯賜錦綉如故后立十餘
年挾婦人媚道覺女子楚服棄市相連者三百餘人賜
冊皇后上璽綬罷退長門宮鑑懼毀求容平陽主家謳
者衛子夫善鑑帝被溺上還過主家所侍良家女皆不
悅獨悅子夫得幸軒中入為皇后后不引鑑不敢侍上
上知鑑能飾后容出入不疑加賜五龍五綬后立三十
八年興戾太子擅發兵誅江充朝廷大怒執金吾劉敢
奉冊收皇后璽綬后自殺帝乃制詔御史容成侯鑑克

明嘉飾號為察物後宮賴之然二后實危余而鑑不察
反飾置之雖好色必惡心朕幾中焉夫能察人之形而
不能察之情能飾人之容而不能飾人之心容成侯何
以自明遂廢棄民間晚號壽光先生太史公曰古公亶
父周之初也鑑豈其裔歟胸中不正眸子眊焉鑑豈不
善察者飾置之過帝甘心焉以貌取人罪鑑誤矣

送鄧善之修撰序

文章之尚緣時而興時有淳龐則文有隆汙其勢則然

也亦固在夫操制作之柄者與道消息與時翕張于以
風示當世然後學者一趨於正也且六經述作如日星
昭布如四時錯行渾渾乎山川之流峙也挺挺乎草木
之華滋也何其渾厚而博大倫理而音節也千載之下
讀之者油油然雍熙渾顥之盛如親見之至若莊周之
荒唐屈原之沉鬱蘓秦張儀公孫衍騶奭譎詐之談商
鞅李斯韓非申不害慘礪之論以至荀卿揚雄醇疵之
作東方朔司馬相如恢詭之辭何其披靡而支離巖嶄

而澎湃也百世之下覽之者蕭蕭然破碎磔裂之風如
新沐之然而操觚弄翰之士寧為此而不為彼何耶往
時科舉事具人方以言語相雄長文字第甲乙不旁搜
以為奇遠引以為博鈞致以為深有不可也今天下一
家元氣渾合大聲洋洋朝廷之上躬行古人而右文之
治四海風被山林之遠時及覩播告之修紀載之作詠
歌之章渾然典謨之溫潤風雅之清揚將作為一經以
襲六為七何其盛耶友人鄧善之歸自詞垣與余劇談

西湖之上觀其渾厚以和沉潛以潤如清球在縣明珠
在乘信涵養之深而持守之純也嗚呼質乎文乎若循
環乎盛古之風躬行之治歷數千百年而後振乎則夫
操制作之柄者得不有思乎宜非枯槁之士果所窺也
八代之衰退之起之五代之陋永叔弛之百川東障狂
瀾靡之故其為力也為甚難今時則易然也善之勉乎
哉天風萬里將還玉堂之署幸為我謝諸君江海之迹
倦矣得無戀戀盛時乎

張仲實教授宜興序

僕漁釣海上歲時過循王之廟且式衣冠儼然有生氣
固知世紀未衰必有聞孫譽士出也數年來杭聞仲實
之門凡師數十生皆公卿材子弟凡江海士仕者問業
游者問舍所出詞章日益富為世所珍嗜不輒去手僕
誠私心慕之今年春復來乃聞仲實教授宜興行有日
矣僕自念飲沐其先之故耳接其人之賢名不在謁者
豈情也耶明日仲實乃過僕意氣言論溢所聞且慕遠

甚又明日楊仲宏來曰仲實且知子矣將行子不可無
語僕聞之士一命而上皆有王事唯教事故為最優然
聞諸仕者莫不勞且悔以去夫士有教事而悔且勞如
此豈知方之士乎蓋士處窮約時廓其庭以受諸生甚
尊嚴且優游洋洋也舉莫以違其意逮名在下士諸生
在前吏議在後急者教不足弱者事不足勞且悔亦宜
也仲實少長勲門壯食舊德溫乎璆琳琅玕之美具焉
克乎夏瑚商璉之器列焉故學有泉淵唯飲者取足文

如宜饒四時具詳於味者日繁且歆是優於教矣况器識以迎事之來聲實以括人之譽宜將大肆於時也胡寧曰有砥礪繩墨之事於州千里之地乎仲實行矣

送俞時中北上序

俞時中將行友人餞之北門任士林執醴言曰士有襲家學以為珍負材識以為文其氣克焉其聲先焉然而仕循循進無異常人曾不得超趨寥廓而窺光天衢豈天下廣大以名進吏部夫人而能為賢乎將蟄爾聲抑

爾氣不使激昂於時以一手格律之公乎抑道塞仕薄
未嘗日造中州上國屈折王公之前拜自獻以成其身
乎不然棟梁者未之收而棟橰之用將無自而振乎今
之世雖多賢不能蓋子也亦明矣而子又非蟄爾聲抑
爾氣使不自耀者則餘二者為之決矣然嘗觀韓昌黎
氏作張籍李翱之徒遂亦名世然蘓氏之聞亦待歐陽
子之門而大吾起視江海三十年無科舉事負材抱氣
凡可為張籍李翱者不少夫果誰為之宗依耶蘓氏父

子雖不迄再見而振動其聲耀使天下士皆願出其門
有如歐陽公灼然復可見乎不也吾固不得而窺也子
行道中州造上國拜自獻以成其身將亦子之恥也仰
視清列棟梁者收乎豈猶曰未也則子其桶穰以進夫
猶曰需之吾不信也

劉梅泉松江教授序

漢郡文學選至重也非經明行修者不與焉雋不疑蓋
寬饒諸葛豐之徒何班班如也逮宋慶厯路州軍監始

有學置教授或曹掾兼之或州里推擇則轉運司命之也熙寧中始自中書門下逮厥後選益尊法益詳其途有十謂之十色教官夫士自束髮至白首崎嶇場屋間迄一第於有司僥倖出是選者則以不拜吏部為榮以脫身簞楚為賀其選豈不甚重乎今科舉事廢上之人擇材於鄉里之公郡博士考所業而進之部使者加考覈焉縣教諭由此其選既而分錄糾正郡教事由所部升之省加詳察焉而後畀之如是十餘年始克問選於

吏部間關萬里風雪滿塗而孤裘為縑獲觀上國之光者幾何人而老者病者不在焉吏部定天下選路府若州闕有限而考有期來日多而應日狹不知歲月之坐困也蓋橫一經而坐皋比部使者以為僚二千石以為客書生之至貴不惟朝廷甚惜之也二十年來人之取富貴甚易故視此選為甚難幸而得之傲兀重席以意氣使諸生蓋將酌其所甚難而圖其所甚易而不知自漢迄今其選為何如耶又安知蕭然衣冠進退為館下

生者不已試其所難者耶劉君梅泉將行松江吾故道
其辭云

程氏受義堂詩卷序

鎮江路府推程氏其家以義名堂曰吾有所受之也凡
能詩者賦之若干篇皇甫生求余序其首固將以為教
化風俗美事余惟人生同氣之身散而兄弟繼別繼禰
之所由分百世之所由集義之所由始也夫仁義禮智
具於性而命於天命於天實由命於親也孟子曰仁之

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即事親之實由之以從兄弟之間皆天性之所由發則是義也父有所不待授子有所不待受油然孝友之行始于家而達於政豈必諄諄告語然哉而世道日趨家俗日靡交相瘠而不令之情作與人恭而獨亡之嘆興甚而風雨流落義不在姜肱之被矣春風枯榮義不在田真之荆矣此程氏堂所由作也府推公事其先大夫日凡怡怡仲季之間者則既聞之矣大夫既歿府推公獨忍死其親乎是故羣

從兄弟十有三人同門以居同堂以食仕不私祿事不
怠長井井熙熙前墳後麓左芝右蘭詩書滿闥大紛小
悅輦絲成帷一真天游罔間內外室無私評幹有譽用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府推公有
焉則夫聞程氏之風者可不愧乎余故樂贊其事而序
以歸之

瓢湖小隱詩序

隱者之道有二其身隱其道為天下後世用而不可泯

也其心隱其跡在朝市進退間而不可窺也若夫生江海之上老耕釣之間無卓絕之行以自異無弘濟之道以自聞而徒區區行怪者之歸則亦胥而泯泯然耳隱云乎哉然而談笑之侯無世無之徒步之卿相無人而不得也則夫智慮宇宙之外精神塵埃之表琴書以自娛詩酒以自樂偃然世故之不得浼獨非隱者事乎東山謝氏子居坳塘之上名之曰瓢湖小隱賦詩自况諸君交和之夫五湖之廣而納之一瓢之小一世之紛而

坐之斗室之安非隱者不能也余來華亭不及識謝君而謝君之所交游能稱之且求余言為之序嗚呼余六十翁矣跡不一趨利祿之途而心未嘗往也然尚曰吾隱者吾隱者人不謂信也今謝君力足以致休譽材足以起榮名而俛首田里之事若甘心焉非隱者之倫乎他日天風雪晴扁舟獨往叩門不及而返顧相與成隱者之風則非人所識也因書其首云

劉思魯侍父之劉陽序

鄜川劉汶侍其父之瀏陽教授翰林應奉周君景遠為
次餞者之詩必求余言為贈自予得楊仲弘人方翕然從
予後得師魯而人益信予將托二子以自勗也而思魯
別予是不可以無言也海之於水所受者大故其為濤
也怒以泄逮其平也人狎之濟以漁木之於地所培者
深故其為幹也怒以長逮其久也繁百圍人不驚異時
科舉事具士藹然文字之間師友以持其成公卿以震
其聞有司失得以摧其銳而又歲月以老其涉有不索

然者乎今舉無是困也氣安得而不充乎視向之藹然
索然者可熟視無覩也夫年以養學學以養氣有充然之
守而待之以藹然索然之容胡不觀之海與木乎濟以
漁者狎焉絜之園而材者取焉未見其薄於發也然長
沙多沉鬱之士感憤悲鳴氣不能輒平吾師魯其廓受
之深出之以道御氣輸之和平之音則淵然之學鏘然
之文吾且避子矣三年將拜君賜

送揭陽趙令君序

仕猶農也以既獲為能事富貴猶射也以既中為良工天下每以是求材而國莽之耕詭遇之獲不計焉夫出處有時仕止有節父兄之教成而素守之天定造物者不振耀之則善者懼矣前揭陽令君膚敏士也始集賢公宣撫四明郡以佐理有功起家為揭陽計允最也揭陽在南海徒以老母故不能行既而集賢公立朝著令君不敢以見亦不敢以仕躬孝友之節養廉退之風則集賢公之心也集賢公薨朝廷大振幽滯郡以名聞部

使者加察詳焉元岳大臣將進之聖天子之庭令君遂
有仕意而貧不能為萬里資也蓋自清敏公盛時退然
一書生紈綺之味已薄於今為庶祝融回祿相之始不
得不仰升斗之祿使集賢公無恙上被聖天子之知令
君而求多於造物則仕傷廉矣今天子仁聖盡擢豐芑
之材而用之令君而自棄於明時則不仕傷義矣令君
生清敏公之門最晚而受教集賢公最深集賢公活十
萬人命而天不富貴其子若弟吾不信也令君不濡忍

二十年之久徐起而收之則集賢公之心不白而仕止之義不明令君庸有道乎秋風載道走公卿間有不以予言為信是不知集賢公者也令君行矣

慈溪主簿茹意山序

士有首功而不過志有白首而未酬造物者固將老天下之智慮而悲歌慷慨之士之所甚惜也意山杭人也受檄行軍更封傳來四明郡戶口阨塞遂入職方實至元十三年春也集賢公被命宣撫寘君幕下既而歸秦

天子凡帷幄之賢一時出籌畫第功吏部意山遂青衫
拜命實簿正慈溪縣事爵之卑恩之崇也意山不以寮
底自詘苟可以行吾志長官不能撓二千石不能屈邑
以治聞民不忍舍去因家於茆舍之下而貧如故也歲
事棗栗熟坐長老立童豎杯酒相煦勞教民出租稅奉
期約射狐豕免以為歡如未去政君之薄民之厚也今
將以名上銓衡若不勝萬里之役是懼嗟乎功名危事
也富貴厚報也首危事而食厚報綽綽然左券之得意

山退然不伐而人以為己功不亦愧乎試吏百里近三年有成政循序取一官以幸妻子可俯首拾方將處民伍如素編列豈獨無利祿之心乎吾聞集賢公之門多退讓士富貴狎來智者策殿造物之術窮而道德之味勝意山不得濡染之深則性具固美也其廉於取也亦宜三飡蒼莽挾此以有行不超君於拾級連步之外吾不信也意山勉乎哉吾北鄉望君矣

送樓平隱序

司馬季主嚴君平卜以隱其身者也然卜非隱具也以
名致人而利其求以禍福中人而利其得卜隱乎哉是
以季主君平以卜特聞且十日十二子相配五行相休
王所以貧富貴賤壽夭天下之人不能竊竊然知也知
亦未易也卜始神矣是故游天下之藝以自卑非隱者
不能也神天下之術以自利則隱者不為也能其所不
能為其所不為未可以言卜也矣夫人生於陰陽寒暑
而乾坤坎離之妙語之而不能對食於粟米絲麻而木

金水火之用叩之而不能解何也大抵本末精粗之學
不明卜者始專門而道行矣異時科舉事具朝而平康
之游子暮而殿陛之句臚其通塞固不能識也卜者之
門愈盛而道愈隆然世亦以是而衰也今樓君淳甫將
以卜聞而隱其心也為我張簾大坐閱市人之富復有
飯牛牽狗者乎子盍擲卜錢而謝之曰六經昌矣

送葉伯幾序

余家越天門山之陽坐瞰海波水天際遠蠻洲蜃嶼歷

歷晴豁時則天光曙發風濶潮平舟大小凌蜃頭來杳
若撒菽少則帆影抑揚棹歌出沒徑列步下市僧布立
岸上遙呼問海伴故舊三老倚桅長揖載輸委市廢舉
畢問且悉對然後乃登岸洋洋入市僧家揮霍醉語無
誰何明日推羊漚神擊鼓召市販夫日來爭貿急售幸
不幸聽軒輊唯淺深賴不臭厥載為賀既又涉旬月市
僧計觚籌然後審知乾沒則莫不大呼起拖列嘯揚颿
視厚薄各滿志去又嘗觀富人之舶挂十丈之竿建八

翼之舫長年頓指南車坐浮庖上百夫建鼓番休整如官府令拖碇必良綵緯必精載必異國絕產時一上步網孔目大小殺牛醺酒暢歡而後去市僧過不敢顧蓋將輸官場之入保天府之珍者也余在隱約猶為學校諸生每見職教者克孔楊來不險濟以求羸則幸不幸輸爾載以愜入者也葉君伯幾之至也未數月也以下州例不得設學錄故去然其深藏而不賈厚載而未輸大類富人之船不入市僧之顧以滿志去者固多矣叙

以道其別

送周應申遠游序

志遠業者不家食而肥毒宴安者視鄉鄰為狹夫人之情則然而過不過天也植杖之士不能易滔滔之津荷蕢之徒固亦議有心之磬是非茫茫然枵其中瑟瑟然囁嚅其外者所能有獲於世也然王侯之門首據者為上賢江海之上眼空者無後達是以嬖姍而進堂上之美人皆笑首彈鋏而歸坐上之主翁無棄責置莖豆於

下列綈袍之情亦危在術中而不悟問舌之恥仍在如是而游於世將何獲乎吾嘗折肱於是矣兀兀出踵息且將尋山中遂初賦日以自察周氏子應申迺欲軒軒然遠游應申少學於余不得自隱其底而以告之雖然命蹇者滯來心通者巧至生聞余之所已歷能不少失色於人則其獲也詎可既乎雖然旁坐市肆而竊笑不言者宋大夫之儔生勿以言卜也過市滴油而百錢必中者小由基之所屈生勿以言射也池鷺可籠而拊臂之

婦已切切然不能平石鼎可賦而楚嘆之叟且啞啞然
相迫切生其慎哉稠載望生矣

杭州路三教人士送監郡序

大德十有二年春二月六日杭州路達嚕噶齊通議公
三年政成解印綬去杭父兄侯公騎上道相聚成列稚
弱累累耆耄種種或卧道上或控馬首泣不聽去曰公
政慈我公恩遺我父母育我顧我復我我渴飲我我飢
穀我公去輟我誰與活我言泣欲下又曰公留我嬉公

去我悲我悲謂何我糴我飢泣且哽又曰浙江東來流
民哀哀道饑誰食道豁誰埋公亦掩袂為不忍去曰我
曷能政命由上令我曷能慈恩由上施天子仁聖前星
令明我叩我首我陳我情俾爾毋爾病俾爾飫爾寧以
熙爾城於是三教人士杜道堅等出謝父兄而為之言曰
郡之民命寄在牧守牧守為政莫切杭城蓋以數百萬
之民一仰糴于升斗水旱之餘居富者不知政居官者
不知民民與政交相病也是故心太切則政煩心不一

則政瀆令出未孚而督者在道惠施未均而覈者在庭
奈之何其為荒政之道也公一誠明白百舉具修上不
諂逢下不威濟此政所由成而民所由懷也然而政有
切而未陳事有弊而當極公上下智慮間懷之久矣今
將日造帝庭都俞吁咈之下凡大而天下小而邦國一
廣利澤之仁則公去之日猶在政之年也爾父兄其何
悲於是公乃上道遂述其辭以遺採風者得焉

南谷原旨發揮序

人不可以不知道夫道在天地之先兩儀以之分人物以之命率而修之而世教立是故即世教以求道則天地不可知即天地以窺道則其初不可究夫孔老立言其率而修之之謂歟其所以為言則極初在其掌歟河南邵氏發蒙於堯舜數千載之後而灼然有見於天地未開物之前故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繇十日十二子相配為始少昊之星癸繇少昊而上凡古始之事可溯而知其故其原曰自老子南谷杜尊師既著道

德經原旨且即邵氏書為原旨發揮老子曰能知古始
是謂道紀此發揮所由作也或曰身將形器之域為爾
渾淪之言不亦戾於道耶應之曰生民有始天地有初
道不可以有有而無無而渾淪之與居乃可以知此也
夫他日著笥皮冠衣布單衣執老子以居青山白雲之
下則庶乎其有徵於斯云

送括蒼王實翁邏戍公棠序

往年余留鄉邦識王將軍於長吏之庭時將軍有事邏

戍於連山隘中車笠迎逢弓矢先後而退讓有禮言溫
溫以和儒先生爭譽之未幾以滿去山谷之民出餞
城市州長吏益以敬士益以譽民益以祝曰爰舍猶在
越七八年遇余錢塘言貌猶往年之見既而以復戍公
棠別余曰人生出處良難如蟻旋磨十年之間調不改
選仕不改州公棠有戍實鄰連山爰舍之祝云吾愧也
余為之喜曰居有故僚鄰有故壤君何愧乎惟其愧愧
是以不愧君何愧乎公棠在丹山之厓赤水之溪連山

在其南漢有鎮亭亭有長故宋有公棠砦砦有邏戍既而連山以險陋聞故公棠連山始分戍水入剡山入婺女會稽民散居山谷中以採植為業梯石為田淡食薇蕨死不越市故其俗易治君所嘗試於連山者則既聞之矣然奉化有千里之寄守邏戍六軍戍二所以坊民之至矣矧時平致治民有不必坊而日赴期會之約州一小卒吏入壚落芻米之所需酒漿之所奉雞犬之厄有不得而免矣故邏地之胥不濫出醉語即不足以支

兵不削食割飲則不足以承為之長者雖欲靜為守簡
為理不可得也君行首以余言為牧守告然後居君之
敬行君之簡以與夫山林儉德之儒受學問道暇即上
鞠猴摘青櫺詩筒酒斗相從山水之下歲時與爾民短
衣畫獵山核充籩野味崇俎以歌舞牧守之治固不厭
弓刀之為屈也吾將賀君之有成其愈於連山也固宜
諸君餞之詩余因序其首云

中易序

大哉易乎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如斯而已矣是故在天成象在地成
形聖人設卦之宜也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
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聖人作易之旨也易乎易乎彰
往而察來鈎深而致遠原始而返終其幾神矣子曰舜
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此之謂也詩云鳶
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然而子思沒中庸之
道不明而易隱矣余生千載之後獨抱全經潛心研思

亦既有年然後豁然始悟天地之變化人事之始終作
為中易分為上下篇三陳其卦所以極河洛之數成大
衍之用體天地之撰盛德大業顯仁藏用一本坎離順
過之妙既未隨蠱之幾井噬賁困之感屯鼎革蒙之推
聖人通變立言之旨粲然甚明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盡在是矣可不究乎子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夫子之所以
為聖也

送徐春野蘭溪吏目序

州千里之地建其牧有長有貳而案牘之寄則有吏目所以達民吏之情而受成於長貳者也事之然不然不可長吏不得獨決於上必於吏目折衷焉於是獄訟簿書始於吏手之擬度而成於吏目之筆削非心貫格律性融理道吾未見其能濟者也往歲錢塘徐君贊夫來綜吾州吏事紫髯裘馬儼然儒者之政予嘗為其作幕中壁箴有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徐君居之無倦故

其去也如始見予錢唐久君復為蘭溪之役且別曰今何以贈我予曰舊言在也夫人諂則直不舉直不舉則道不行瀆則臨不莊臨不莊則令不從語人以諂與瀆則忿然怒怫然辭而終身諂人也終身瀆人也徐君處上下之間不諂不瀆終始以之於從政乎何有前貳車郭使君以廉明聞於時今茲舍猶在君往質之且曰江海之舊有任某者祝且規如是當必可吾言云

重陽王真人憫化圖序

重陽王真人憫化圖凡五十有五李真常實為之張誠
明遂為之題其目更弘真為之傳其事王資善為之序
其然何竊竊然如也蓋憫一世之窮相率而期於化此
圖之不可不作也然吾觀重陽之為道也如月在天如
風行水其神凝其形化何往非跡何往非圖逮雲行月
移竅虛風霽其神遷其道傳何有於跡何有於圖乎哉
果且無跡與圖乎哉雖然易象何為而作也忘筌忘蹄
必有得是圖之外云

送吾宗瑾之江陰馬馱沙巡檢序

瑾與余同姓學業於余精悍有膽氣余嘗語以本末精粗之道固知其疎敏有用材也既而同年祇命省戶俱為縣文學掾講學之外獨能與諸生相周旋既用譽以去當上銓其翁府判官以年老宜傳法應補邏戍復祇命以行奉其尊府君之言別余錢唐曰瑾不肖不得卒業門下而習仕庠序間吾愧也親老矣不得奉菽水堂上而俛首刀弓中益吾愧也先生可獨以無辭余曰余

知翁固以翁之事告夫翁以盛年上第適弗逢世逮授
秩六品復不及祿退居三十年推之挽之皆當世有力
而翁獨恬然不遷因使其子先庠序之事且曰勞奔走
而後食其何廉於造物也如是亦固自其心不忍貪天
之功始也且富貴利達命於人而實命於天命於天者
天遂人命於人者人遂天以人遂天世固優之矣而翁
弗歆也以天遂人翁獨自之而子得辭之乎而况功業
之見於世固無久卑屈理乎子行其以而翁廉於造物

者為深訓以富貴利達人遂天者為深懲然後出所學
末者粗者以日奉其役本者精者以日深其受則獲乎
上也為有道施乎下也為有宜吾將日子之望而翁之
心也子行

易體用序

為保八侍郎作

易體用者貳卿保公所著夫易之為書廣矣大矣而義
文周孔之心千載而得其解猶旦暮遇之也蓋易之為
道遠而天地之始終近而一日之旦夜大而天下國家

之經綸小而一身之進退得失體而用之無不在是故
舉理而言神明通矣而遺於末也舉數而言三五成矣
而離於一也變化見而觀象者求之則囿於物矣吉凶
生而尚占者玩之則梏於徵矣夫然則體之吾身措之
日用而後簡易之理得此體用一書所由作也然嘗論
之卦有六十四而易不止於六十四爻有三百八十四
而稽其情通其事又豈一文一辭之所能窮哉今觀貳
卿所著猶不免於言下有言蓋離言則道不明離道則

言不成言與道交相涉也而後體用之學行觀貳卿之
易者當求於言之外云

雪竇淳上人求施大鐘序

行禹穴而四明山為最勝俯鞠猴巖出二十里遂有雪
竇飛瀑千丈激雪跑空玉乳金沙時一發露人緣蹬而
上如行十里許盤迴折伏若已窮絕至其上則廣田平
衍可數百畝有竹箭杉栝之饒奇峯峭壁高入蒼莽如
來氏結廬其中逮明覺大師道行東南雪竇特聞宋仁

祖在御嘗夢游其山故三數名德跣游之遺朝廷敕有
司視宰堵具然後寔地由人勝如是乎寺更刮灰以來
前石門來公指理其先今野翁同公紀畫其後殿閣堂
廡庖湍之區幾數千楹而後大備鐘樓視寺尤壯翬飛
翼跂與山俱齊而縣金未具殊為欠事於是召匠計金
錫之齊若干萬斤于鉦鼓鉦之度厚薄侈弇之宜厥有成
制奈何弗給一日野翁方秉拂坐召常所辦事而進曰
官府坐曹以鼓為節故示民期會由聲而出幢剝昏旦

以鐘為令故示佛知見由聲而入諸袍住卧於此鳧氏
之工獨未究竟何耶樸翁淳師藥巖是師合掌前曰公
卿富貴之家食施宴常如五穀邁種獲於既耰名山大
刹資其利益者亦宏矣固有聞雪竇而未游游而且未
忘者寧獨無心乎疏擊不出山故願施者亦不緣遇寺
今二十年斤斧相尋六殫矣歲所入不足以飯其徒之
日來而暇鐘乎請扶䟽以行乃告其事常與游某聞如
來氏以道覺天下故縣金為樓所以動夫人之耳而聲

聞為近道夫施出諸心隱而不可測迨著而入物方可
俱達人其容有恠乎二師行矣

松鄉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松鄉集卷五

元 任士林 撰

閑閑說

呂道士自陽明洞天北還京國里人任士林過于錢唐之開元因道其友吳君閑閑之賢而問其說洞天下之物理者形色不能移究天下之事情者耳目不能役是以無營無求嗜欲淨也不將不迎天宇寧也夫天以貧

富貴賤毀譽飢渴寒暑命于人而人之生日侈且無孽
孽之事者其志猷屈室無擾擾之入者其妻子急故酬
昨日工馳逐日勸吁亦勞矣然而聲利之府而有尸居
之安車馬之場而有踵息之樂其故何也蓋萬物以默
默中人識其機之來者不危萬境以察察移志審其處
之安者常吉是故充吾知之所至以應夫事之方來如
止水之過跼蹢鏡臺之坐蓬垢舉不足以挽我豈不綽
綽然有餘裕哉則坐忘之齋天游之室日在人境中矣

莊子曰大知閑閑此之謂也雖然吳君老子徒也灑然
熊豹之姿克克然日與猿鶴相俛仰方將枕藉白雪吞
吐元氣則其清淨空寂之學顧何往而非閑閑之境乎
然鍊形氣者勞其神歌洞章者詘其息鞭鸞管鳳之御
遠上界官府之事具雖謂不閑可也非神交莊周之論
於千載之上者其孰能與於此作閑閑說

阮氏二子字說

圭璋璧琮所以備頒聘之物也與事人之有尊卑衷之

旗也故有備物必有備用有備用必有備質有備質必有備工工質之不備而能成物以致用未見其可也易水阮氏子伯曰圭仲曰璧從余游羣居之友思易其名故字圭曰友璋字璧曰友琮固將以備物而成用也然貴爾質使不疵庀爾工使不闕卑以進之而尊受之禮以成之而信徵之則人莫不嘉其有比德之行也雖然圭璋示有奉而全歸之所以成禮也璧琮示有加而重入之所以成材也成禮成財人道之大者也出處進退

宜有所擇矣可不謹哉

趙常父字說

三山趙君與權字常父江海士也與余善既而為吾州學官正部使者高公行郡常父偕余謁郊外既至州長貳屏若拜庭之為獨常父命坐明日詣學宮常父語益親出題命試士與進退九學之事唯常父是聽又明日瀹茶論政視墨汁三升在案上因請作常父二大字公執筆未下而問其義於余余起而對曰萬事之理莫一

乎常萬事之適莫通乎權可乎不可乎不可者常也
可乎不可不可乎可者權也今夫天斯覆地斯載日月
斯明而雷風山澤之妙雖權亦常也今夫衡低昂輕重
唯物來是應而銖兩之昭昭一定為不可易是故察權
於常如斗之杓火之燧察常於權如色中之膠青水中
之鹽味也歟聖人以精一執中示後世故夫子鑒鑒然
揭中庸之德而適道與權之論不廢子思作為中庸一
書而時中之義特明逮執中執一之論出天下始日趨

於權矣故流而為術為奇而不常之羞不察也常父以常用權以權守常名之稱也公曰善遂漬墨作字俾書其說

河間牛仁名說

河間牛理以醫道游公卿間余識之於柳使君之門嗣是歟我書樓之上日再至遂及盡叩其及人之效業亦工矣一日斂襟問余更其名余名之曰仁昔者司馬牛問仁於夫子告之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詘乎夫醫之業

有為仁之方黃帝所以設為八十一問答竟陳為醫之
難是豈或異於夫子言仁之難乎牛君知不易於為仁
必不易於為醫矣牛君曰甚善名我而併以問字復字
之曰仲濟云

戴易初說

人生天地萬物備日與造物者磅礴乎無垠非一部全
易乎窮變通久之機追感攻推之妙是不可不謹其初
也初乎易乎百骸九竅其迭為君臣乎何有乎圖書易

乎初乎日用飲食皆義文周孔之妙而連山歸藏周易作矣我醉欲眠先生就舍

胡季常雲寄說

雲山澤之所蒸也然則山澤雲之宅歟其所以浮游卷舒於太空者非寄乎雲非日月星辰比也日月星辰固根於天者歟日月星辰非天之贅乎去日月星辰而為天蒼蒼者其旦夜於人乎雲芒芒然終日行山澤間人不仰其潤膚寸一族草木委心而待滋異哉其所浮游

卷舒固屯需之庭乎其寄乎作雲寄說

高氏族譜引

高氏族譜居有莘曰昇子明作也自唐太傅文獻公至
先人父若於世中則魏州別駕府君為有莘別子之祖
繼別者若干世繼禰者若干世宗合族屬具載達而仕
則曰諱某他遂名之高祖曰諱某祖之也大父曰諱某
建事之也娶某氏皆不書不以名治際會間天叙也生
某歲卒某歲不書主在室也自別駕葬有莘八世異兆

相望昭穆之有序位樹壤之有豐殺不書墓有表也別
駕而上葬不知域因不書也觀是譜者尊祖敬宗收族
之道盡矣夫阼階以婦降則著代之年也代日遠則恩
日踈恩日踈則情日衰矣故六世以外姓別於上戚單
於下然等而上之由庶姓達於正姓繁而弗別者親之
也人道之紀也順而下之由正姓達於庶姓綴而特殊
者踈之也先王之制也明先王之制繫人道之紀此譜
之所由作也嗟夫夫人父生之而別禰之繼殊母育之

而羣從之叙出婦妃之而世祚之端造處人道之大可不自慎乎唯抗志節則可以闡宗姓存孝悌則可以保族屬知人事之本可不自強乎子明好古汲深與予游最密譜之成也俾書其端不得辭

王一初說

大哉一乎天地萬物之初乎故有一而未形則其初著焉有一而已形則其初泯焉然一而二二而三三而百千萬億則百千萬億其各有初乎由百千萬億之初而

求夫二而三之道且不可知况一其一乎一其一則二
矣而其初已不可求矣惟夫要終而返極合散而求全
則一者常在初者常存孰得而二之乎是故求之吾身
以父母未生為初而繼善成性兆於二五之凝求之吾
心以情欲未動為初而生靜感動起於七者之發一何
從求乎初何從朕乎然而無極在吾前混沌在吾後一
者常湛然初者常不露以之日接以之天融雖百千萬
億之殊吾知其一而已百千萬億之窮吾知其初而已

何有乎未形何有乎已形者乎雲間王一初字一初號
一初問其義於余作一初說



松鄉集卷五